



丘瓊山先生彙纂

翻刻
必究

故事雕龍

此書原本係華人寫本補
缺正訛略得就緒氏族篇
內疑逸其半無復副本可
校四方 君子其諒諸

平安仰山堂藏板



故事雕龍序

昔者有_レ天雕_レ於_レ自
蓋_レ以_レ雕_レ素_レ之_レ技_レ也。江左
崔氏世以文章_レ著_レ。范蔚
宗以雕_レ於_レ族_レ。梁劉勰

著文心雕龍專論結構撰
事甚為沈佳又所撰宣
亦北當時駢儻之冠高耶
明多廢中脈望生林世
勤著四六雕龍抽黃媿

白類徵故事亦記襲其名
也近者平安書舖仰山
堂携故事雕龍末題
云明兵文莊著以此一卷上
舉文史之事下述

家之道。學子家須。者。隱括大旨。逐款插。注。生名。雖同。而。之。實。則。異。青。衿。士。誦。之。則。亦。足。以。通。古。今。之。大。體。識。

斯文之經要。觀之叙經。名。學。術。旨。趣。之。所。在。雖。無。復。序。引。之。可。徵。之。出。文。在。之。手。可。想。也。梓。成。為。題。之。簡。端。云。

享保己之歲仲春

伊藤長胤序



門人木邨之漸寫

故事雕龍目錄

卷之上

經傳

道學

性學

諸史

諸子

博學

字學

勤學

書法

卷之下

遇合

困厄

安貧

觀人

見幾

威儀

廉潔	崇儉	殖業
報德	知己	篤義
貞烈	時隱	身隱
歌舞	畫師	氏族

新刻丘瓊山故事雕龍卷之上

經傳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

二墳者山氣形也鄭夾淥曰伏羲本山墳

而作易曰連山其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黃帝本形墳而作易曰乾坤其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乃九州之志謂之九

丘。丘聚也古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悉聚是書也然自孔子刪述之後

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易自伏羲畫八卦而

易之道著夏有連山言似山內出氣良為少男今以為首是無父子亦無長幼隋劉炫偽

造連山十卷按此言連山歸藏與鄭天添異其卦晉艮商有歸藏歸藏言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其卦晉坤周易晉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

爻辭班固謂人夏二聖者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爻不序字尊父也孔子為十翼而

易之道始備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一篇而說者自為章句商瞿子木

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下筮不廢秦法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謂

守尉雜燒之有獨語詩書者棄市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周易以為卜筮之書故不廢惟失說

卦二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

三其一則始於田何之十一篇以授丁寬項梁

從田何受易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再傳

而得魯之子孟喜齊梁丘賀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及東海孟喜瑯琊梁丘

丘此則始自子夏傳於孔子隋唐志有子夏二卷云是張弦偽造商瞿而下

凡六傳至田何其源流遠有端緒者也二則始於焦延

壽字贛自言得於隱者並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經贛嘗曰得我道以亾身者高生也著易傳四卷而東

郡京房受之二則始於費直凡以象象文言爻象卦中者則自費直始

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自是費氏興

費之易其本皆古字號古

文易以授瑯琊王瓚瓚授沛人高相相以授于康及蘭陵之蔣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正後漢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

而田何

遂息至唐孔穎達於正義獨取王弼之學

王弼字輔

嗣所註上下經其門人韓康伯之徒又從而疏之

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

捨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子

之傳

伊川之易朱子謂其言理甚備象數卻欠雖不謂言以非之而意有所不滿

朱子之本

義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

語錄云易只卜筮之書人多說道理總說得好只

是與易原不相干得

本義而易道始明

他若衛元嵩之元包

蘇允明註謂易起於乾包

起於坤李江序之謂周日周易唐曰唐包然易有六十四卦分爻布畫而包則有卦無爻易用著策序老別少而包則分大小孟仲此何關于明之易傳魏關朗撰王通贊易蓋宗此取義也唐趙糴註或云阮逸偽作

其僭妄而畔易者乎○孔子叙書始自唐虞者

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浚

有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費誓焉嘆王風之不競

而懼其入於秦

邵康節謂孔子知周之必入於秦故書終于秦誓詩錄夫秦風先儒多非之然其說

亦有理鶴林玉露載之甚詳

故錄穆公之秦誓焉後遭秦火百

篇亾缺幸而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

伏生

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作尚書太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遣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故錯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略以其意屬讀而

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

歐陽

歛八世傳書教授千餘人倪寬亦出其門以循良課最而贊成封禪可惜也夏侯能明皇極之大旨而垂意於青紫之得何歟

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

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

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孔安國以伏生之書考論其大義定其可知者得伏生所誦盤庚等五篇相合又多伏生二十五篇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共五十八篇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

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

漢則有伏生劉向之輩

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金勝作於周公沒後劉

向作洪範五行傳溺於災異

在隋唐則有費昶劉焯之徒

隋初始流

河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荷費昶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

至宋之註朱子

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

安石傷於鑿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

撰而安石脩定者最為乖謬若字不訓順而訓如介甫又有洪範傳

蘇軾傷於略

東坡書傳駁異王氏

之說為多皆自出己見不隨人咲哭者也

呂祖謙傷於巧

呂祖謙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

前段多不註

林之奇傷於煩

林之奇以頴集解朱子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

故事惟能上

五

所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有所解矣○古者

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十一篇孔子純取

周詩上采殷而下取魯今又逸六篇凡三百五篇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

雅為風王國之詩為雅東遷後周室衰尊周公之有大

勳勞則以風為頌侯國之詩為風商頌周頌則頌先王

頌治國先齊象以二南居二百篇之晉文王關雎

亂極則思治以邶風居十三國之

終勤農事之詩周家以稼穡為至漢而說詩者分為

南國故周南召南為國風之晉

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

漢初有魯人申培即申公受詩

於齊丘伯作訓詁是以為魯

齊詩始於轅固

轅之詩失之禴

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王吉名嬰

孝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

毛詩起

於毛公而顯於鄭玄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

作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漢獻王得而獻之

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萇乃大毛公也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

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康成玄作毛詩箋故謂之毛詩鄭箋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劉

歆故謂之毛詩鄭箋

故事惟龍上

焯兄弟為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

至宋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鄭夾漈專詆毛序朱子乘其說而以大小序目為一篇而辨其是非。

其是非。

○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

羊者。蓋以是年為平王東遷之始。政教不行於

天下也。

申侯與犬戎殺厲王而立平王。王不能討。犬戎之罪則不君。故春秋托始於此。

至於

獲麟而絕筆者。悲道之終不復行也。成以九月。

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上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一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成一年而夫子夢奠矣。

義有五始。

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也。

至於二傳之作。

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後惟公羊穀梁

氏後出為二傳。

黨同伐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

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為之集解焉。

左氏相傳以為左丘明作。然其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又其書不夏之爵。及稱虞不臘矣。皆類戰國後語。故或疑非孔子所稱。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晉杜預又為之集解。後人謂為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毋

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為之註焉。

子夏傳之。公羊高高

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析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

何休為經傳集註其書遂大傳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

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為之集解焉至後啖趙解

疑每授經以擊傳

啖朝啖耶朝匡以前人多泥傳違經因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自漢以來

三傳之外能卓然自信者自一人始

陸韋編例每合異以為同

陸希聲有

春秋通例韋長微有二傳統例

迨程氏胡氏之傳作

伊川春秋傳略舉大義不為盡

說襄昭後尤略

而聖人作經之意於斯可見矣○禮之

為經有二周禮一書

周禮周公所作凡家國天下之制度皆載於此

固為禮

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

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公至劉歆而始著

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河澗獻王獨缺冬官一篇遂取考工記以補其缺合為八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信之以為周公致九平之迹始置博士以行於世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

經之說

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時已去其籍則未經秦火時已無周禮矣况漢乎林作十論七難以排之

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

如闕昏十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五官之屬合大夫

士計之無慮三千

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

周官初無邦士之名今所謂事者未知定

為何事書亡缺而以考工記補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

蘓頴濱有二不可信之

評。王畿千里無地以容稍甸郊都之制一不可信也。孟子邦

溝洫之難通。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太宰之屬

三不可信也。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

三壞於安石。經二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

隋之名儒慕其為王道之極。禮曰王道之極也。如

唐之英主嘆其為真聖作者。禮曰真聖

至張程朱皆有取焉。張子謂周禮是

則五豆

不敢輕棄之也。○儀禮出於孔壁。漢初有高堂生

終於有司。徹又有古經乃河澗獻王所收。合五十六

最明其業。為之註者鄭玄。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

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

看得有緒甚善。語錄曰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

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

以為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七十子

其模。禮記孔子詔七十子。而大戴小戴刪其重複

其事惟禮止

大戴德刪為八十五篇小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又取月令明堂二篇而合為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

澔之集說也朱子為通解集傳朱子為此二書尚未訂定故今禮記無定

註勉齋成喪祭一禮當矣○孝經倡於河澗顏

芝孝經者孔子為曾參示孝道也遭秦焚書為河澗人顏芝所藏迺漢初芝子貞出之凡有一十八章而註

之者凡百家今所存惟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孔安國尚古文劉

炫宗之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經文大較相似只多門

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明之議者以閨門章為鄙俗多相排毀宋司馬光始取古文為之指解鄭玄主今

文今文即顏芝所出者鄭氏註及餘書不同故先儒多疑之五代兵興其書久逸宋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即鄭

註者新羅所獻而陸澄譏之至晦菴刊誤一出而始有

所準的矣○論語有齊魯之異齊論多於魯論一篇問王知道張禹以其

為後儒所入而刪之張魯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鄭玄益以齊古齊論之外又有古論語與魯論不異而王肅何晏之

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皆廢矣○孟子

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孟子趙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善合為七篇其

音釋則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張氏徒為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釋旨

歸而時若刪孟者馮休宋馮休作刪孟一卷前乎休而

有誤謬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後乎

休而疑子孟者溫公與孟辨者

尊孟者余允文也

九文以溫

東坡然不至如休之甚也
公作疑子孟及李泰伯鄭厚叔皆有非子孟之言作尊孟辨五卷

爾雅俱於周公而成

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

爾雅備載名象數皆的確有證據九流之書此有與

者中道寢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書

始行郭景純

名璞有禽經獸經等書名物尤悉

究心二十八載而

刪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興舉考古之學其彬

彬焉

解釋字義之書雖無宏議長篇亦不可少者

此則皆有可據者而樂

經之

古載樂經今雖亡而蔡元定律呂新書亦可備考

今不可見矣

兄弟殊絕

劉焯兄弟隋人諸儒稱其警拔一時而騁轡千里

歐陽氏

歐公作詩

本義欲有好處但生平不信符命嘗著書以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而疑三代受命之符則過矣
蘇氏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書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

應邵稱穀梁赤子夏弟子縻生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椒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於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尹夏始唐固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遂率其門生子弟為

最明其業

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集解十一卷

刊誤

晦菴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文勢聯貫寔皆一時

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禱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

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
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張禹授魯論晚講齊論合而考之周
兼通 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

道學

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

伏羲時有

赤馬出於河首猛如龍其背上黑白旋毛圈一六在尾屬水北方二七在頭屬火南方三八在左屬木東方四九在右屬金西方五十居中屬土伏羲則之畫八卦謂先天之易

猶未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

精者剛以擇此中一者固以守此中

禹

湯之執中文王之緝熙

詩云緝熙敬止心常明則常敬而安所止也

武王

之建極

書皇建其有極君立其道之至也

數聖人相與懋建乎人

極而有以主斯道於上自周轍不西皇極之王

弗作

書洪範篇九疇中五為皇極言君道也

而天生素王

孔子無位而尊謂之素王

顏孟繼起相與發揮乎天德而有以翼斯道於

下其後荀卿上宗孔子

荀卿所著勸學諸篇其曰三十一有四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

子二王而羞五伯

仲舒下帷

董仲舒憤孔氏之道不傳下帷脩輯正說明道之訓炳烺千古

揚

雄草玄

揚雄於草玄亭作法言太玄

河洛講論

王通居河洛講授其著書多至二百七十

有五篇而世泯絕不傳

昌黎遠紹均有功於斯文者也有宋

之興。是奎水洛。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一程師之。而其道大明。

濂溪先生著太極易通。明道伊川二先生師事之。每命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先生之學。大率以誠正為本。以六經為歸。以主敬為第一義。表章學庸之書。痛排百家之說。托興吟風。充然有得。與自立雪望之凜然。 一時相望而興者。若橫渠之以

禮為教。

張子厚先生所著有訂頑破愚。即東銘西銘二篇。又有理窟。一集正蒙。一集

堯夫之

以數為學。

邵堯夫先生所著有皇極經世等書。尤邃於數。

司馬氏之以誠

為質。其道雖同。其學則異。故程子嘗不滿溫公。

溫公嘗言王伯無異道。只大小不同耳。此學未純處。

朱子于張則曰。橫渠之視

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張載字子厚。號橫渠。早學孫吳。晚逃佛老。後坐

臯比講易。及二程至。輿論易乃撤。臯比終歸於正道。

則程子固非諸公所及也。

況荆公之學。既執而蔽。

王安石恃才傲睨。懷刺譏濂溪。二及門而不得見。遂怒曰。獨不

可歸而求之。六經耶。所著二經字說等。皆畔道。

歐陽祖昌黎。

韓愈封昌黎伯。歐陽脩貶滁州。得韓愈文。

於廢書。等中讀之。至心寢食。遂苦心探索。厥後以文名天下。

而上法昧於孟子。蘇公

習縱橫之說者。

蘇東坡之學。原習縱橫家。押闔模探。故其文豪放跌宕。

可同日

語哉。故及門之徒。有如游酢之溫厚。

游酢資質溫厚。

楊

時之穎悟

龜山從明道學及歸送之日吾道南矣

呂大臨之沈澁

密

呂與叔同弟和叔在門程子曰呂與叔間居中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呂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助然澁潛縝密不

逮與叔

謝良佐之切問近思

程子曰謝良佐為切問近思之學吾道有望矣

范淳夫之色溫氣和

程子曰范淳夫色溫氣和其人如玉可以開陳是非感悟人主

尹和靖之不失其正李端伯之才識穎悟

程子曰李端伯未見他操履然而才識穎悟自有所不能已也

邢昞叔之剛辨練習

程子曰邢昞叔明辨有才氣而練習世務多美才也

林大節之躬行馬時中之有志

劉質夫從遊最久

程子曰劉質夫自少在此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他人莫及也

楊應之英氣偉度

程子曰楊應之英氣偉度可望以托吾道者

他若呂

進伯

呂進伯老而好學

周恭叔

周恭叔登第後娶賢女

侯師聖

侯師聖守節不

移

劉安節

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

皆一時之俊也而惟

龜山之後一傳而豫章

羅先生諱從彥潛思力行任重誼遠而教學者求喜怒未發前

氣象所著

再傳而延平

李先生諱侗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二傳而朱

子出焉前乎朱子者有胡康侯之父子

胡康侯作春秋傳其

子胡致堂有及五峰五峰所作有知言張南軒從之遊

並乎朱子者有張南軒

呂恭伯

宋史作道學傳序南軒而不及恭伯南軒論仁多不合恭伯論史記多失正

及陸象

山兄弟為金谿之學

象山先生嘗曰夢寐即白晝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其主靜登落玄

虛者

陳傳良為永嘉之學

陳傳良才豪氣粗述漢唐致治之具欲以附三代而

振禮

陳同父為永康之學

陳同父知數法術脩皇帝王伯之略而自謂長於用

樂

皆互有得失者也故當時及門之士如蔡季

通之精博

蔡元定博學強記精通曆數文公一見乃曰此吾老友而易學啟蒙屬以起稿元定即李通

黃直卿之純篤

黃幹初見朱子有志堅思苦之稱且曰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

輕陳才卿之工夫精進

朱子曰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驚嘆日用工夫精進如

此尤為可喜

方賓王之親切的當

朱子曰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

序近日所見朋友未有能及此者

余方叔之道理穩實徐子融之

剛決痛快李燔有進學可畏之稱

李燔見朱子然以是稱之且曰

真朴寔諒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鄭子上有比舊精密之許

朱子曰子

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學見本原者陳淳也學

有根據者廖德剛也屬以書傳者蔡沈也

皆朱子之

高第建陽人沈今諡文正

其後若真德秀魏了翁皆能力扶大

義者也

真西山所著有大學衍義心經政經等書心經始之以詩書易論語樂記學庸之言繼之以周程范朱之

箴銘而又自為贊以終之

于元吾得一人为日許衡

許衡之學自謹獨之功充

而至於天德
王道之蘊

日吳澄

吳澄自鄙亂特異常人得斷簡于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斯

文要能不失其軌是皆卓越一時行義表表而

上接道學之傳者也

昌黎遠紹

韓昌黎遠紹斥百家五箴之所戒動無非法五原之所述言無非道

不失其

正

程子曰我成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躬行

程子曰林大節雖差魯所聞便能躬行

有

志

馬伸當元祐禁學求師伊川伊川嘆曰真有志者

道理穩實

朱子曰余正叔終日講說

終是葛藤不斷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

剛決痛快

朱子曰徐子融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

繞之弊

性學

詩言秉彝書言降衷

詩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書言惟皇降衷若有恆性

而性

之說已昉孔子言近于孟子言善而性之說已明

然談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為偽

莊子桑楚篇曰性者

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偽

荀況謂性為惡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者天之就也不可

學不

董仲舒謂性為天之質而非教化則不成

仲舒策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天之質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揚

子雲謂性為善惡混而邪正因脩以異

揚子學行篇曰學者

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也。學則正，不則邪。又曰：人曰黎，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作原性論而謂其分於二品。韓子原性曰：性之品有三，二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又曰：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三子之言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

得其一而失其一也。李翱作復性書而謂其循而不已。李翱復性書曰：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

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日中，未嘗分善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胡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公，嘗著春秋傳言性未嘗分

善惡，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議也。善惡

兼有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司馬光言性有善惡如天之有

嘉禾稂莠之諭。小蘇之玄論也。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言性有生而善有生而惡如嘉禾之種必美稂莠之種必惡

無適無莫之論。五峰之家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張子易通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諸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

古者分封侯國政事已出故各有史官以記時事而

王朝之史則合記天下之事嗣天子之賞罰以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

次。佚周史之名成王方冠周公使史佚領之曰近於民遠於佞蓋於時博聞強記備天

子之遺忘其在列國齊之太史魯之克董狐。齊太

史書崔杵弑君連殺二人南史聞之挾策以往聞其弟繼之復書乃止魯史書慶父弑君楚史董狐皆直筆也晉之

史蘇史黯皆有記言記事之職者也魯春秋始

同列國一經孔子之筆遂與吳越春秋之類相

天淵。當時記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戰國記事有虞氏春秋陽翟大賈有呂氏春秋後又

有孫盛晉春秋吳競唐春秋

左氏之傳其義例洵可稱。左氏發傳之例有三

日變例曰非例曰正例誠足以羽翼聖經而為史家之巨擘

矣。丘明述春秋為傳詞簡而該為春秋之素臣史家之首出者後世述史者其體

有二。曰編年。本於左丘明曰紀傳。本於司馬遷曰實錄。起於

梁至唐而盛襍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臣採擇而已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一曰時政紀二曰起居注三曰日曆四曰臣僚

事狀觀劉知幾三長之說。三長才學識也袁松五難之

說。五難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一難也書不實一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與夫

敘事維維七

二等四患之說三等褒善貶惡不長強禦者上也編次

又其次也○四患拘於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於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於勢則有所惕而不得騁拘於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也

史豈可易作哉漢有司馬遷繼父談為太

史作史記褚少孫補之裴駙解之班固蘇子由

譏之班固之三日馬遷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藏惡然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班固

之父彪嘗讀司馬遷史記固囚之作前漢書呂

東萊以左傳擬之洪容齋以英莖咸韶比之而

范曄鄭樵譏之

范曄曰載籍之作大義燦然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惜其論國體則飾

主缺而斥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述時務則詳詞章而略情實鄭曰班固浮華之士專事剽竊雖以曹

大家之補志為之羽翼而顏師古為之註釋亦

不能盡正其訛此劉知幾所以有史通之作也

劉知幾二為史官再入東觀史通之書雖未能盡服班固之心而徐堅謂後世史官宜置座右則亦孟堅校正之忠臣也

范曄作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

范曄盡變班馬之例進諸侯於帝紀增百

官於書志觀曄與甥姓書叙其作書之意體大而思精

劉昭補註之而是氏陳

氏多譏之

范曄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裴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陳氏亦謂其前後有贊

為 由此而言則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誕誠然

矣其後荀悅倣左氏之體而作前漢紀獻帝以班固漢書文

類命荀悅著為漢紀袁宏剪范曄之穢而作東漢紀詞約事詳識者稱之

袁宏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司馬公善其叙事勁而有體范曄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而質直過之

皆有可觀陳壽之志二國王通索稱其書而帝

魏退屬陳壽二國史以魏為正統以蜀為僭國其失非淺使無習鑿齒

諸人正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統為疑則大統幾於

不辨矣晉書于寶作晉書孫乘作晉春秋以何法盛等十八家

之史未善唐命房喬等再加撰次而文多駢麗

房喬等貶晉之人也有曰鰲墜二山鯨吞九服取惠王之失禦也有曰溽暑之氣將闌淫毒之音罕記有失其

體南北史成於李延壽南為後晉及六朝北為東西魏各自為史李延壽乃合撰南北

史史溫公以往史稱之然多詳於北而略於南蓋

當時兩朝分鎔國各有史南朝則沈休文撰宋

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略初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考武自造序事多虛沈約撰

為百卷名宋書裴子野刪為宋略世以裴略為上沈次之江文通有齊志蕭子顯

更為齊書齊書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祕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曾南

豐有其文
益下之譏

而梁陳二史又成於姚思廉父子

姚思廉名

簡其父察為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廉繼成之
但為祖父揚名而言失寔不免史通安在為史之譏

北朝

則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令狐德棻蘇綽

牛弘皆脩周史後周書先脩於牛弘而所因非故實再經於德棻而所脩多清言宜與氏以非其實

錄譏隋書則魏徵總其事而同脩述者顏師古

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韋述所著者為舊唐書辭繁而靡劉昫復

增減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於楊堯臣補曆五行志出

於劉義叟列傳出於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也其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劉元城謂此兩句正新唐書之

失 梁唐晉漢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脩之矣

歐陽脩以其煩猥失實重脩之而藏於家歐公嘗學

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專祖誅意之法

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慕忠貞之一節曰死節曰久事所以愧奸

回之一心曰家人傳則正家之義見矣曰一行傳則高尚之義

見矣曰唐八臣傳則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禘傳則變事歷代之徒

誅矣 後朝廷取付史監謂之新五代史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鑑長編李燾所作即續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者

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桎有通鑑續編揭傒矣斯有宋遼金二史與歐陽玄同脩斯乃附玄輩之私情違楊廉夫之公議並列以為二史而各自為統

夷夏之防。惟陳經之編。為知正閏。元史嘗作於胡。

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等纂脩。宋濂分紀傳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惡之實列表。

志以見其位號。亦既有成書矣。宋司馬公本春秋

之法。始自威烈王。終於五季。集為資治通鑑。自

三日刪一卷。凡七十年始成。胡文定復有舉要補遺。

之作。所以救其失也。司馬光同劉恕作通鑑久而未成。人有勸其招納賄賂者。後遂急成。

之於後。五代處尤略。後劉忠復有通鑑外記之書。外記始於黃帝。以踵司馬遷之史。終於威烈王。以補溫公之缺。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

以補其缺也。王以補溫公之缺。然疑經傳而信子書。則無。

以為作更之法。朱晦翁繼麟經之後。綱做春秋。目做左。

氏作為綱目。朱熹所作春秋。以後史中之經也。金履祥之通鑑前。

編。司馬通鑑起於周威烈。接春秋之後也。其前則缺金履祥乃為前編。起自三五以迄戰國。得朱子。

之意者也。本朝之續綱目。永樂時諸儒臣承詔而撰。文恪公商輅為總裁。

續朱子之遺意者也。

遷書遠甚。司馬遷沒後。缺景成紀禮樂律書等十篇。褚先生足成之。而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

甚。魏收有魏書。北魏書始於鄧彥海。而終於魏。收收訖齊。而取魏貴北。而賤南。

諸子

漢之世自太史公爲八家指要之說六家指要作於司馬談

而劉歆則有七略迨班孟堅作藝文志漢書中篇名班固著

之甲有名家法家農家兵家縱橫家術數家儒家道家墨家陰陽家等名而十家之名始布

方冊又於十家之外刪劉歆七略之說以備於

篇有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之目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

如申韓管商凡有著作立一家言皆自成一家數取無紀極總之曰百家皆列於

子部實倣孟堅之體也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

志藝文儒道法名家墨縱橫之類大抵與班同

隋史中經籍志唐史中藝文志皆分儒道法名墨縱橫之家亦倣班史之意而陰陽之家占候

天時知風角察五行生剋孤虛旺相之術者不列於目唐又始襍以藝術

類唐史又以書算射御匠技等列爲藝術一類然後諸子百家之書條

然可知已今以其書言之曾子十篇其言襍見

於大戴禮子思子七卷子別是一書名今列爲子書非指學庸也溫公

采其與孟子論利之言即牧民之道何先著於通

鑑董子闢墨者也言子即子賤也賈誼新書說

經多異義新書凡五十八篇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爲神靈之臺與毛氏

不劉向說苑所取多迂談漢王符作潜夫論以

同譏時政得失也王符後漢人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范曄取其忠實等五篇韓愈亦贊其述赦篇旨

意甚明荀悅作申鑒志在獻替也當獻帝時政在曹氏志存獻替而無所用

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孔

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歸此古今名言也

叢子一名盤孟孔鮒所集因事襍故名盤孟詞理俱無足取或其所註之人偽作者聳隅

于義取析物鬻子乃子書之晉鬻子名熊文王見其年九十餘以為師熊

既九十遇文王胡乃尚說二監曲阜時或後人所依託者柳子謂子書起于鬻熊

老子乃無為之宗莊子則談諧之祖列子則玄家之學鵠冠子

韓愈稱之而柳子斥之鵠冠子楚人居深山中以鵠羽為冠因以名之韓愈愛其選學

問篇而宗元以鵠賦之類唐玄充倉子開元間尊之

宗之手號而高子略諸人疑之關尹子與老子同時

關門令尹望紫氣東來知有異人至乃得老子留素書稱

之著道德經後又自著關尹子乃道家之流派素書乃穀城黃石公所授於張良者乃兵家者流

黃石公所著商鞅有商子管仲有管子慎到有慎子韓非有韓子鄧析子

見殺於子產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其書有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

策其意義似龍子為白馬非出於申韓馬堅白之辨孔公孫龍子見闢於孔穿

文事推能上二下四

穿非之 墨子貴儉而隨巢子胡非子隨巢之言曰鬼神賢於聖人胡

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斬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斬蛟龍搏龍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齊桓萬乘之主反魯侵地此君子之勇也

皆其徒也鬼谷子尚縱橫而戰國策國

語皆其餘也計然之書固非出於范蠡天隱之

語疑撰於子微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自撰也其書蓋脩養家言

孫子為兵法之宗而六韜二略反出其後太公六韜

參同發陰陽之妙而金丹悟真更行其三略皆後人偽造

餘漢真人魏師觀乾坤坎離兌艮之妙於一身著參同契談玄者宗之悟真詩歌張紫陽所作其精者有日滌滌涎津俱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金丹以身心分上下兩弦以神氣別冬夏一至以形神契坎離二卦 淮南鬪瑰

麗之文抱朴習養生之說至於格言半雅之詞

半雅劉雅 化書竊譚之祕化書觀化者也凡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

以物物推天地皆於有無之際得之其書乃譚景升所著而宋齊丘竊之為已作 則固有難盡數者矣

析物宋黃晞撰序曰聳隅者析物之名 列禦寇鄭繻公時人劉向誤以為繆公時人才穎

逸而性冲淡生離亂而思寂寞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設似莊周其學類楊朱

國語柳宗元以其說多近

故事離麗止

誣而作非國語

計然之書

計然乃辛文自號蚤嘗師之其言之效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

博學

和璞

卞和氏之璧

天下之寶也。琢磨而後見。毛嫱

美婦

人

天下之姣也。脂澤而後容

容粧研其色也王建宮詞曰早被嬋娟誤曉粧

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聖人天下之上智也。文學而後

通不文學而欲負荷巨任必不濟矣。雖然學在

酬理

諸葛亮讀書惟得其大意不記文辭陶潛好讀古書不求甚解皆志在借古人之書明吾心之理不極拾唾餘

文翰也

徒博無益。文在設施。徒文無得。杜預訂左

氏之謬。習群史之長。其學非不博也。而武庫之

名。君子謂之錮癖。

杜預字元愷博學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嘗作左傳集解以正

左氏之謬時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韋昭窮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

其學非不博也。而孫皓之禍。君子謂之蒙蔽。

韋昭

爲吳孫皓侍中嘗著周禮註疏其學其博後領國史職吳王欲其爲父作紀昭以文皇不登帝位只當爲傳吳王積怒誅之

范甯探王何之失。正穀梁之訛。其學非不博也。

而興作之咎。君子謂之疵曠。

范甯晉穆帝時人嘗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

紂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以致禮壞樂崩至今爲患又作穀梁傳序參訂其訛其真可謂博矣但好作紛更時人病其於理而

略於見也

傳迪讀書雖多而心不能解時人議以書

簾

傳迪仕晉為右丞廣讀書不解其義劉柳云卿可謂之書簾矣

陸澄學識雖廣而

理多蒙昧當時號以書厨

陸澄字彥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王彥日陸公書厨

也房暉遠雖稱為五經庫

房暉遠字崇儒隋文帝朝遷太常博士牛弘服其博

稱之為五經庫

無益於時殷踐猷雖號為五總龜

殷踐猷字

伯起博學與賀知章陸象先相友善知章號之為五總龜于年五聚問無所不知也

何濟於世學貴

徒博也哉然博陸謹慎難免身成之禍

博陸小心謹慎輔

帝二十餘年後因妻陰謀奪皇位亦族不學故也

萊公忠赤竟有雷陽之貶

又以不學無術也

寇準封萊公忠直敢言後忤丁謂貶為雷州司戶故張詠謂一霍光之不

可不

甚至伏獵之誤

唐李林甫以蕭吳為戶部侍郎其人素不學嘗讀伏獵為伏獵嚴挺之

言於九齡曰省中習客有伏獵侍郎耶出見知岐州

杖杜之誤

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語判有杖杜

兩字林甫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金銀之誤

韓愈之子韓昶讀古文有車名

金根韓昶讀為金銀字

且面牆矣

禮記云不學如面牆焉

學其可已乎

字學

自蒼頡觀鳥跡以製文字

蒼頡初作書依類以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

即謂之字著於竹帛即謂之書頡初作書而鬼夜哭天雨粟

而書契始興迨後有龍

書

伏羲氏作龍書

有穗書

神農作穗書

有垂露書

軒轅氏所作

有

鸞書

太昊氏所作

有龜書

放勳氏所作

有鐘鼎書

夏后氏所作

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六書之名起於周禮。一日

象形

隨體結曲書成其形日月之類是也

二曰會意

比類合誼以見指攝武信之類是也

三曰諧聲

以物為聲諧和而成江河之類是也

四曰指事

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

之類是也

五曰轉註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之類是也

六曰假借

本無其字

依聲托事令長之類是也

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為一耦。會意諧聲為一耦。轉註假借為一耦。此許氏說文之言

也。說文書名許慎所著專訓詁字義者。六書起於象形。形不象則屬諸事。字本象物之形而無形可模則指其事而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武人言為信意不可會則諧其聲。如木之傍加工為江加可為河也。四者不足而後轉註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鄭氏名玄漢之名儒其行六書之義如上。所蒼頡古文之後。蒼頡黃帝之臣始為古文之字者。至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史籀大篆凡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今石鼓之遺文是已。秦始皇時李斯有小篆。秦時李斯取史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

也

說文書名許慎所著專訓詁字義者

六書起於象形。形不象則屬諸事。字本象物之形而無形可模則指其事而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武人言為信意不可會則諧其聲。如木之傍加工為江加可為河也。四者不足而後轉註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鄭氏名玄漢之名儒其行六書之義如上。所蒼頡古文之後。蒼頡黃帝之臣始為古文之字者。至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史籀大篆凡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今石鼓之遺文是已。秦始皇時李斯有小篆。秦時李斯取史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

諸事

字本象物之形而無形可模則指其事而言如人在上為上人在下為下也

事不可

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

字有意可會者會之如止戈為

武人言為信意不可會則諧其聲如木之傍加工為江加可為河也

四者不足而後轉註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鄭氏名玄漢之名儒其行六書之義如上。所蒼頡古文之後。蒼頡黃帝之臣始為古文之字者。至宣王時史籀作大篆。史籀大篆凡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今石鼓之遺文是已。秦始皇時李斯有小篆。秦時李斯取史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

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

鄭氏名玄漢之名儒其行六書之義如上

所蒼頡古文之後

蒼頡黃帝之臣始為古文之字者

至宣王時史

籀作大篆

史籀大篆凡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今石鼓之遺文是

已。秦始皇時李斯有小篆。

秦時李斯取史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

程

邈又去繁趨約為隸書古文由此不傳矣

程邈又取

李斯之小篆去繁趨約施徒隸謂之隸書古文由此遂燼滅不傳矣

至於漢魏李唐其體

益繁

漢魏李唐篆體益多

八分書者王仲次所作

八分書始作自王仲

次益割程穎八分而取其一二割李篆二分而取其八也

楷書者鍾繇所作

鍾繇善楷

書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不傳輒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發其塚遂得蔡邕法於是學書窮晝夜無間輒臥則以手畫被被為之穿

行書者穎川劉德升所作

行書作自劉德升或

謂行書如人之行

章草者黃門令史游所作飛白者蔡邕

所作

蔡伯喈見人施墜帚者而作飛白書

此皆字體之變也然有字

必有音沈約始創四聲

沈約始創四聲之切蓋平上去入四聲也以第一第二為平為

上以第三第四為去為入平仄虛實死生六者謂之六經

天竺繼以七音然四方

之聲氣不同而古今之語音亦異是以撐犁孤

塗雖陸機猶莫之知

漢書撐犁孤塗單于撐犁大也孤塗天子也單于言大天子陸機讀

更不識其義

魏冒踰槽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此

東漢朱輔作都夷傳求田恭解夷語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宮隗魏冒踰槽提宮隗言大漢是治也魏冒踰槽言與天合意也

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

見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於匡衡

禮記汙于宮而豬焉南方

以都為豬匡衡傳無說詩康與來來音離

此中國禮樂之自出而迺如是

耶檀弓居之為姬但之為地

檀弓何居注音姬丙吉傳西曹地怒之注地值

也實在魯也公羊邾日邾婁

公羊齊人稱邾皆日邾婁又禮記亦謂邾婁

得來日登來

又公羊登來音得來

實在齊也此聖賢之舊

居

魯齊皆聖賢之舊居

而亦是耶噫然特舉其微矣上古

之詩易

詩易二經皆古文其間叶韻所讀之字多與他經不同

近世之詩歌

五言

始於蘇李七言起於柏梁後之歌行怨謠曲吟詞調押韻用字多有不

其聲韻之謬不能

悉述也安得會之以四方之極正之以中原之

音而令字學翻然一新乎

勤學

子思日學以益才也礪以致文也

才雖美得學問而益其智又雖

利得礪石而致其鋒

吾嘗幽處深思而知學之速也周公日

讀百篇仲尼韋編三絕

古者以竹為簡以熟皮貫之韋皮也編貫也孔子讀易久三絕

其皮也墨翟載文盈車仲舒不窺園門

仲舒景帝時為博士下帷

講論弟子傳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二年不窺園其精密如此也

倪寬帶經以芸鉏

倪寬受業孔安國家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鈕後為御史大夫

路生截蒲以寫

書

路溫舒鉅鹿人父使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編書後舉孝廉為臨淮太守

畢緘然薪而不

息

畢緘字存之少焚薪夜誦讀博通經史母惜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後宣宗朝舉書判拔萃

裴休講

述而不倦

裴休為唐宰相至實亦讀書講述至夕不倦

黃霸桎梏受業

夏侯勝黃霸並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車胤螢火自照

晉車胤字武子恭勤博覽夏月囊螢照書夜以繼日

故能究通蘊奧窺測微言

或顯名於當時或垂譽於後世使學果無益則

寧越中牟鄙人也何用威事以為師

寧越謂其友曰何時而能

免此耕稼之苦友曰莫如學學十五年而周威王以師事之許升徒博耳何遽為世

名賢

漢吳許升少為徒博妻榮嘗躬家業以養姑數勸升遊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欲呼榮嫁之榮堅不肯升感激自勵乃

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孰謂學不精於勤哉世之漂麥

者罕

後漢高鳳性耽學妻嘗晒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大雨鳳持竿默誦麥為潦水所漂鳳不知之

亡羊

者稀

臧谷牧羊臧貪書谷貪博俱亡其羊

急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

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與萬物俱逝者斯

志士之大痛也

書法

管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公

蘓長公

當日詩

至於杜子美。畫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蘓長公。又有虞
題唐書後云。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

世南稱五絕。而書翰居其一。虞世南書。可喜而所學禪氏之遺耳。

書法之道。益自古重之矣。薛稷筆態。道麗時人無有及者。

以及薛稷筆態。道麗時人無有及者。然拘拘。虞世南。褚遂良之舊蹟。歐陽尺牘所傳。

人以為法。歐陽詢學王右軍蘭亭本。取工人皆法之。至其子通。不擇紙。

筆皆得如意。歐陽通謂之子。不擇紙筆。隨書皆得如意。然切切於父之遺法。非不善。

也。然皆傷人門戶。東坡外集云。桃符與艾人爭上下。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幸而傷人門戶。何暇爭間氣。言當自立一家。勿襲人遺跡。而無胸中之活法。人猶得。

以議之。若柳公權。不求於筆。而求於心。柳公權有聲於一時。

人皆推重。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迺可法矣。穆宗知其以筆諫也。蓋有得於虛。

靜精思者。覺為超矣。至於雲捲霞收。當時以鍾繇正隸如郊廟。

而既陳俎豆。斯列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桓玄曰。鍾雖擅美。一時論其盡善。或有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收。雲捲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令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取耳。狀若疎而實密。鳳

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

折木。患其拘。則有若嚴家之餓隸。時議者謂義之草隸。江左中朝。

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病之者謂獻之字勢疎疲。如隆冬之折木。雖枯朽而無屈。伸筆縱拘束。若嚴家之餓

文庫 隸法 卷二

隸雖羈羸而不放縱此筆法之雄健也。行行若縈春柳，字字

如縮煉蛇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字字如縮煉蛇。此筆

體之和緩也。釵頭屈玉，鼎足垂金李斯書世稱其釵頭屈玉，鼎足

垂金，何雅麗也。行間玉潤，字裏金生。何俊拔也。有

風流間媚，號伯喈中興者韓擇木書風流間媚，時號蔡伯喈中興云。有

八分精妙，法衛家傳者蔡有璘八分書，得衛家之傳。俱與通墨

妙，曲盡筆精江淹別賦云：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然不過區區字

畫之工巧矣。若蔡中郎筆法傳於當時，有足以

開悟後學，訂正聖經，庶其有用乎。蔡中郎筆法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後觀其書六經刻之，石立於大學，天下學者爭觀之，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開悟後學，訂正聖經之用大矣。及

觀司馬溫公之隸書，起高宗之嘉嘆繫年錄紹興六年上日司馬光隸書甚似漢人所書，家令及中庸皆修身齊家之道，不特觀其字而已。則不但公權之

意矣。觀蘇文忠所書正論，亦起高宗之稱賞建炎四年張守秦昨聞聖訓，蘇軾書無非正論，言皆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又豈蔡中郎之

筆哉。噫，不得於心輪扁日臣之技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臣亦不得傳臣之子也。而

泥古人之陳迹已往之迹如駕狗之類，一陳之後即為無用之物。不適於用。

而工紙^え上之墨妙^ラ烏足^ッ以語^ニ古今之書^ヲ哉

鳳翥龍蟠

桓玄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

霏霧結狀若斲而還連鳳

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

新刻丘瓊山故事雕龍卷之上終

